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五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人四

魯哀公

魯哀公深憤失政君臣相讐二十四年如越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降禮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閒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曰予及死乎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杜

注終于贛之言君不沒于魯觀杜注公實卒于越而史
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二說不同夫以越之去
魯隔絕江淮相去幾二千里而公意欲遠交近攻其感
憤之意不甘屈抑蓋剛暴之性如此論語請討陳恒曰
告夫三子不平之極有激而言明萬秣庚戌進士魏光
國作此題通篇皆順口氣描摹神吻說成柔懦無能甘
心推諉大謬鶴壽案魯三家孟孫氏公子慶父之後叔孫氏公子牙之後季孫氏公子友之後皆世爲魯卿而專政者莫甚于季孫氏公子友生齊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傳稱其相三君無私積其子宿作三軍是爲專政之始宿生紇紇生意如達有乾侯之事意如生斯斯生肥哀公三年桓子斯卒而康子肥立其與康子同時者孟孫氏則歲也叔孫氏則州仇也哀公以是時向踐方霸故欲藉以去三家二十一年越人始來越

通魯也二十三年叔青如越魯結越也二十七年四月
康子肥卒八月公乃孫邾如越然卒不能去三家馬宛
斯曰哀公弗克自強而託國變夷堂其除患也異哉自
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于越而俯首奉之者魯
人實首事焉叔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欲
借兵以弭內患不知城狐社鼠所憑者重未可猝除且
以昭公之不能行于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
未出吾見公之凶而不反矣及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
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為哉讀春秋之終篇為
齊憾田氏為晉憾三卿為魯憾三桓乃三卿分晉田氏
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
自戕其本根安有克昌厥世者哉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史記吳太伯世家越欲遷夫差于甬東夫差自剄死越
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裴駰等無注吳地記亦云
句踐滅吳誅太宰嚭攷左傳越滅吳吳王縊在哀二十

二年不言殺詔而二十四年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詔而納賂焉乃止杜預曰詔故吳臣然則詔自吳亾又爲越臣深據權寵參預機密未嘗見誅大約司馬子長敘事往往與左傳不相檢照疑漢初左氏未立學子長不得見故夏紀無羿浞事趙盾述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皆不合左傳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現在所行書名時憲書其前明書名大統書今略略承用依西法改以前所用係元郭守敬授時書閻氏動輒用授時時憲二書推至虞夏商周但用書上推能知幾

百年幾千年前某年某月朔是何日望是何日日食在何日如是而已至于某年係某帝王之第幾年則非書所推也間據律書志與鄭注不合者甚多又據竹書紀年皇極經世則更謬矣竹書紀年與律書志大不合與其信紀年不如信律書志其實皆不是

鶴壽案自唐堯以來至于共和

其間某帝王在位年數雖不能盡知然載在經傳者尚
有可攷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翼
朕位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二十八載帝乃祖落
蓋堯在位九十八年也尚書鄭注本曰舜生三十謂生
三十年徵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五十載陟方乃
死謂攝位至死五十年梅賾本改徵庸二十為三十而
以三十在位為句非是據此則唐虞二代凡一百四十
八年無違周公曰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
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歲殷世繼嗣三
祿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

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據此則夏殷周三代凡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共和以前無年數自共和元年至敬王四十二年三百六十五年六年劉歆據魯稱自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每隔七十六年即有部首冬至可攷此史記尤為有據今即以三統林所載周代年數除去共和以後五百八十六年則知以前尚有二百八十一年也統許唐虞夏殷周二千零七十六年唯其帝王若干年無書可徵然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劄以林推之在仲康元年則是唐時尚有帝王在位年數之書故得據以推步近儒謂此條即據汲郡古文或不盡然且竹書紀年皇極經世等書固不足信矣三統林言之鑿鑿而先生又以為不足信何邪

文元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閏月在歲終三代以上如此子丑寅三正迭建閏月在當時所建十二

月後乎抑在夏正十二月後乎未詳鶴壽案治林明時天事也夏數得天

則歸餘于終當在夏正十二月之後

孔父子奔魯

史記索隱云宋襄公

襄當作哀

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

何生宋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

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

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昭七年左傳注

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據司

馬貞說則始奔魯者防叔也據杜預說則木金父也二

說不同

鶴壽案世本云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夫杜預以防叔為
孔父嘉之會孫去華督已遠故以為木金父奔魯不知
華氏既殺孔父又逆其世尚欲何為乎仁慎修謂避華
氏之既非謂桓二年事也莊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所殺
其後華氏仍為強族防叔為華氏所
傷乃後來事耳當以司馬貞說為是

君子

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邢疏君子謂孔子禮運出遊于

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鶴壽案此在論語中已有

證據陳司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不皆指孔子乎

孔子生卒年月日

襄二十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
于襄二十一年冬十月云庚子孔子生雖月不同其年

則同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世家同以十二諸侯年表數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數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實年七十四歲公穀志其生而左傳志其卒檀弓疏說夫子之卒年月日亦據左傳皆的確可信乃世家首段說夫子卒年雖與左傳同而其上則先言孔子年七十三既云魯襄二十二年生則云年七十三不足怪而十二諸侯年表于襄二十二年格內書孔子生于哀十六年格內書孔子卒亦與世家同襄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子產不毀鄉校以爲仁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

公羊傳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傳于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
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
三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
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
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
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此
段疏剖析最明內引賈逵襄二十一年仲尼卒年七十
三友人嚴蔚豹人云孔子年實七十有四賈云七十三
者古三三字皆積畫後儒因此誤三爲三豹人說確甚

今由襄二十一年數至三十一年實十一歲非十歲再
數至昭二十四年實三十五歲非三十四歲再數至哀
十六年實七十四歲非七十三歲可見賈服與三傳皆
合杜預則從世家生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若昭七年
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屬其子事

孔子杜注二十四年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
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杜竊服注據爲己有遂
忘前語自相矛盾而疏家之體例不駁注託言傳寫之
誤以示畫一若哀十六年杜注則仍照應前語從史記

作年七十三

司馬貞索隱一派亂道置之不足辨鶴
壽案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十一月無庚子公羊傳有誤字不待辨矣既生于襄二
十一年卒于哀十六年則年七十四又不待言矣惟史
記年表徐廣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公羊傳何
體注謂歲在己卯若依劉歆三統林推之則是年歲星
在實沈太歲在己巳並不在己酉亦不
在己卯此由不知龍度天門而誤也

襄二十一年三傳經略同皆終于十月公穀書夫子生
皆綴于年終而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有日無月
則穀梁蒙上十月明矣且公羊陸德明釋文云上有十
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
釋文確甚蓋是年冬十月庚辰爲朔日則庚子爲二十
一日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月安得有庚子
邪且德明云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然則德

明所見本原無十有一月四字此疑衛包妄增公羊亦書日不書月蒙上十月與穀梁同

三傳皆周正生于十月庚子爲今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四月己丑爲今二月十三日杜預于夫子卒下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一誤愚謂據杜說則己丑當作乙丑是十八日乃日誤非月誤抑不知杜所推長秣果是否

襄二十一年何休云時歲在己卯

明北監汲古閣皆誤刻乙卯據疏改據

史記年表則是年乃己酉江聲云以左傳前後所言歲星之所在推之則是年太歲在己不在酉江說與史記

及何休皆不同存疑

委吏

孟子孔子爲委吏史記作季氏史字相似而誤

孔子至衛

論語衛君待子而爲政章大全載厚齋馮氏說以夫子至衛在出公十二年朱注則云哀公十年攷之史記年

表魯哀公十年時爲衛出公八年夫子自陳至衛馮氏

說誤

鶴壽案孔子三至衛其一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二見于十二諸侯年表年表云衛靈公三十八年

孔子來祿之如魯此在魯定公十三年第一次至衛也世家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遂適衛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此在魯哀公元年第二次至衛也年表云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至此在

齊哀公十年第
三次至衛也

顏讎由

孟子顏讎由史記作顏濁鄒呂覽作顏涿聚古今人表
作顏燭離古音皆通用

左邱明

左邱明左邱姓明名班固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
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
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杜預謂邱明受經于仲
尼是爲素臣荀崧謂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
是以微言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孔

子既歿微言將絕于是邱明爲之傳諸說皆以邱明爲名非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省文故單舉其姓言國語則傳可知或以左邱氏與左氏爲二亦非也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雖無左邱明然左傳終于哀公二十六年其非生于孔子之前明矣而啖助以爲邱明孔子前世人如史佚遷任朱子以爲邱亦恥之竊比老彭之意者亦非

鶴壽案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

夫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或謂左氏之爲邱明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爲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能著書者是夫子前輩豈夫子歿後七十八年邱明猶能著書者

乎詩有大小毛公書有大小夏侯六國時人豈無左氏
必以邱明實之固矣今案史遷稱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
通稱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
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于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
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弟子自當諱先生
之名故但稱左氏耳又論語注以左邱明爲魯太史而
朱子以爲楚人者疑其爲左史倚相之後項
平父以爲魏人者以其詳記三晉之事故也

顏淵季路

論語顏淵季路侍以德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以齒序

南容

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宮
敬叔在中上師古曰南宮适而朱子以爲一人案禮記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緇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疏云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緇也然則緇一名閱左傳作說子容其字南宮其氏敬叔其諡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

鶴壽案夏洪基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緇南

宮适南宮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悅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春秋名號歸一圖止有仲孫閱卽南宮敬叔不及緇與括金氏瑣語云南宮子容之名家語作緇論語作適史記作括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決無一人五名之理夏氏所言似爲可從但論語第五篇王肅注云南宮南宮緇魯人也字子容皇侃疏云又名閱第十四篇孔安國注云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漢表南宮列第三等顏師古注云南宮緇也南宮敬叔列

弟四等注云南宮适也是縮之與适較然兩人似當從
論語注爲是司馬貞以南宮括卽家語之南宮括蓋因
史記不載兩人而誤鄭康成以縮與敬叔爲一人亦必
有誤今案金氏此語牽制于各人注解而未嘗顧名思
義也說文云括髮也通作适故史記作括論語作适括
又與鬻通髮也鬻髮卽縮髮故家語又作縮且括有
包括之義故字子容則縮卽适字子容爲一人明矣悅
與閔音同字通故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閔其
蓋爲敬叔左傳有明文則悅卽閔蓋敬叔爲一人又明矣

孟懿子

昭公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懿子爲
孔子弟子敬叔朱子以爲卽南容又卽南宮适懿子之
兄也然史記世家亦載僖子將卒屬懿子使學于夫子
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業焉若敬叔非僖子

之子者何也

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韋昭注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

也朱子云懿子之尤非是

及攷弟子列傳中無懿子家語弟子解亦

無之何晏集解凡七十子等皆注云弟子獨于懿子問孝但引孔安國云魯大夫仲孫何忌不云弟子孔子于弟子皆呼名無稱字者而曰孟孫問孝于我孟孫之稱非所加于弟子且昭公乾侯之孫懿子實率師助季平子是亂臣耳似不當在門牆之列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論語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康成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于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

所也下章分列四科實以十哲何晏無注皇侃疏云此章無子曰是記者所書從孔子印可而錄絕無一言牽合兩章惟邢昺疏云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邢于末尾贅以或說連從陳蔡未嘗作正解而鄭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顯然今本無者字皇本有者字蓋卽鄭本其不以十哲爲皆從陳蔡又

顯然仲尼弟子列傳發首卽列四科其意絕與陳蔡無干尚書堯典闢四門鄭注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疏卽引論語此章以證門爲仕門宋程子則謂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朱子遂謂孔子厄于陳蔡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案陳蔡之厄從者惟子路子貢顏淵宰我四人而已見史記世家他則未聞且其上文孔子年六十去衛適陳時魯哀公三年冉有從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有冉有辭孔子歸魯其下敘孔

子居蔡楚聞其在陳蔡之閒欲聘之故爲陳蔡大夫所圍楚來迎得免遂適楚秋昭王卒孔子反衛是歲孔子六十三然則陳蔡之役冉有不從甚明而十哲有冉有足明此兩節斷斷不可以不在門黏合其下文又述明年季康子使子貢拒吳徵百牢知子貢從陳蔡後先辭歸魯爲季康子用又明年冉有爲季氏帥師克齊于郎時魯哀公十一年康子問以軍旅冉有云學于孔子遂迎孔子歸魯然則冉有自哀公三年秋冬之閒自陳歸魯直至哀公十一年春始終爲季康子家臣安得有從陳蔡事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自此以後不復出遊

至十六年夏四月卒此四五年中冉有以田賦訪夫子
 又奉季康子命對小邾射句繹子貢則從會吳于橐臯
 又與子服景伯如齊班班皆在左傳可見此二人總在
 魯直至兩楹夢奠賜尚侍側何有不及門之嘆又嘗攷
 得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以六十三阨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
 九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游夏學成即
 甚早亦必在三十以後然則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
 既沒之後而宋儒乃謂十人皆從于陳蔡者任意造言
 不顧事實

鶴壽案四科一章于德行不列于賤于言語
 不列公西華于政事不列漆雕開于文學不

列會子竊所不解史記稱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而巳傳道先生謂游夏學成必在三十以後非也又謂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歿之後但顏淵冉伯牛子路諸人皆先夫子而歿古人學優則仕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其得人于其歸也有吾道南矣之歎子夏爲莒父宰問政于夫子先生之說殆不然乎

新唐書歸崇敬等傳贊曰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牽于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于其書必有辨其妄者以十人皆爲從陳蔡實始于唐安人薛伯高而程朱卻不知鶴壽素唐制春秋釋奠孔子祀版皇帝署北面揖歸崇敬

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于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代宗從之故宋祁曰韓愈稱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堵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必有辨其妄者伯高蓋逢迎崇敬此小人之尤者也

會點

會點志于道德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功名志于道德者較之志在功名者尤爲切實莊子乃援引會點以爲季武子之喪會點倚其門而歌幾若以春風沂水與濠梁意趣一般誣矣凡莊子所引孔顏事皆扳援污讖非實事也

鶴壽案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于

祭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櫛弓稱季武子殺陳
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陳
雲莊謂此善矯固之存禮與曾點之廢禮也但孔子生
于襄公二十一年子路少孔子九歲生于襄公三十年
曾點又少于子路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子路纔九歲
曾點更在九歲以下則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蓋檀弓
傳聞之誤也莊子檀弓二條朱子孟子
集注並引之先生誤以檀弓爲莊子耳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事未可信

顏回曾參之父皆受業于夫子則凡夫子之弟子皆與
其父爲同門彼雖援引我以爲同輩而顏曾二人之事
之也其禮當與儕偶有別卽子夏少夫子四十四歲曾
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然二歲之長亦長也況本父之朋
友乎有過相規其言亦宜稍孫乃檀弓載子夏喪明曾

子責數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責三事亦屬太苛恐未可信

有姓

太倉州崇明縣郁氏家譜稱本係有氏孔子弟子有子之後曹魏時避亂改爲郁請于當事將立有子祠然今山東益都平陰俱有有姓未嘗自言有子裔而江浙之郁甚多乃欲改有似未可信海寧查岐昌辨云羅氏路史郁本姬姓爲高辛氏後以邑氏者凡十郁姓與焉有本姚姓爲有虞氏後以國氏者二十有六有姓與焉其辨一也周時魯相有郁貢聖門有有子隱九年城郎杜

注縣東南有郁郎亭不言郁貢居郁郎亭也第郁貢姓名既見廣韻及萬姓統譜則魯國既有郁貢又有有子其辨二也郁氏譜云曹魏所改則魏以後當獨存郁姓矣乃楊升菴希姓錄載洪武中有有同與其辨三也萬姓統譜有出有巢郁出郁貢固未足信而虞封支子于郁夷出百家姓注更不足據況漢地理志郁夷屬扶風郡注有沂水祠莽曰郁平竝無郁夷在虞地之說彼譜所言有姓因封邑郁夷加邑更屬無稽况既云魏時加邑又云封郁夷加邑何舛錯乎查說甚核

陳亢

孟子有私淑艾者朱子注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而竊以善治其身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但論語子禽問于子貢注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案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孔子有弟子籍一書康成爲注漢人近古見聞必確或見其問于貢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遂妄說子貢弟子附載之畢竟前說爲主鶴壽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並無陳亢惟家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係王肅偽造不足爲據鄭豈果見弟子籍邪

弟子門人可通稱

朱竹垞與胡解元書據歐陽子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
于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
弟子者愚謂朱未見皇侃疏以子出門人問爲曾子弟
子顏淵死門人厚葬之爲顏淵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
于子張爲子夏弟子與皇暗合皆是也若子路使門人
爲臣此卽受業孔子者如原思爲之宰是也門人不敬
子路門人緊承上奚爲于且之門門字蓋夫子責子路
之言稍峻同門者誤認欲麾之門外遂不敬故曉之曰
由已升堂但未入室堂堂亦從門字生來何云門人乃
子路弟子邪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呼爲小子可見受業

于弟子者亦稱弟子而不必稱門人達巷黨人惜夫子無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與曾子疾召門弟子文法相同名稱如一何得強爲分別邪孟子孔子歿三年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此門人正七十子之徒乃以爲子貢之弟子尤非且孟子願學孔子論語果有例如竹垞云云孟子必仿之乃決益成括將見殺而門人問此受業于孟子者但稱門人不稱弟子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云云此門弟子乃受業于樂正子春者而樂正子春則受業于曾子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是也然亦

稱弟子可見弟子門人乃通稱歐陽子之言何足爲據
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此直呼伯魚名則非受業于伯魚而爲受業
于夫子者門人爲通稱更可知矣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州守入修起居注時封孔
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爲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
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
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封其後爲文宣公
是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

公事詳祖龍學集

表六國本秦記

六國表敘首云太史公讀秦記又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案不載日月想年則載之其下又云余因秦記踵春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案十二諸侯表終敬王甲子六國表即起元王元年乙丑緊相承接此則本之秦記然自六國以下皆無甲子徐廣注見之鶴壽案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則秦記必在內其後藏諸祕府而史公得之以爲史記者也漢

初以歲陰紀年故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皆不書甲子甲戌等今史記共和元年上格有庚申宣王元年上格有甲戌皆徐廣注也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論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云宜通論天下而孔安國以爲專論魯事非也周東遷後齊晉是依齊桓霸業一傳而熄晉文至悼五世南懲荆楚西擯強秦天下賴之自向戌弑弭兵之策楚遂得而有諸侯且疆場之難稍靖君臣樂玩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事于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矣向戌賢大夫也弭兵善策也然周之亾實始于此夫子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寬言十世

希不失而于大夫則決以五世反覆追慨深致其意蓋
知天下大執皆歸于大夫也以史記六國表攷之魏自
文侯以下歷八君至王假始滅韓自景侯以下歷十君
至王安始滅趙自烈侯以下歷九君至代王嘉始滅齊
自田和以下歷六君至王建始滅夫子所謂大夫五世
必失者此四國竟不然夫子之所言者理其所不可知
者執也鶴壽案向戌宋國一老姦也而稱之爲賢大夫
過矣馬宛斯謂盟宋之役齊秦不相見邾滕不
與盟盟者十國晉楚同爲盟主是時魯衛曹宋從晉者
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
夏之權授楚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戴趙孟執政伯
業益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執日急宋實首當其銳故向
戌欲令兩國爲成以紓其難然楚人荐食中國久矣晉
文躬環甲冑以禦強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楚自成

穆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從者半疑者半故伯主起而應之誠使從晉者不復從楚從楚者改而從晉則中國之執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于諸侯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遂使楚人不煩一卒晏然爲盟主而中國之大執盡移于楚晉將何以自處哉今案馬氏此論但見目前豈知後日三卿分晉齊魯僅食一城皆自弭兵一役所致乎先生云云可謂當矣

三桓微

史記魯世家自悼公之子元公以下歷七君至傾公魯
亡皆不紀三桓事蓋已衰絕無復可紀夫子謂三桓之
子孫微于此乃信

子思年

閻若璩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三十五

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歿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母乃過于壽考乎愚謂據世家子思年僅六十二

離婁

莊子天地篇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

卽離婁也

鶴壽案莊子多寓言所謂元珠者道也離婁不必是黃帝時人楚詞稱離婁散昧漢書稱

離婁皆錘不過古之一工師耳

公輸子

孟子公輸子趙氏以爲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戰國策作公輸般高誘注魯班之號也檀弓載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與季康子同時戰國策
又載爲楚設機攻宋墨子往見之則與墨子同時其非
昭公子甚明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爲合從之謬

孟子景春稱公孫衍張儀大丈夫趙岐注景春孟子時
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嘗佩五國
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愚謂
岐以白腹從事故下筆便誤七國秦最在西地執東西
爲橫張儀欲使六國相約以事秦故稱連橫南北爲縱
蘇秦欲使六國合力以拒秦故稱合縱蘇秦初意本欲

用秦踐國策云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注合關東從通之于秦故曰連橫又云書十上而說不行還家讀書簡練揣摩注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雖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又云說趙王封武安君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注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此賓字誘作擯字用擯斥而服耳又云秦惠王謂寒泉子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注東山山東又云張儀說秦王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成從西與秦爲難又云臣昧死見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又云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從不破

趙不舉斬臣以徇卽此各條儀爲橫秦爲縱了然分明
岐乃以儀爲合從然則蘇秦反爲連橫乎史記衍附張
儀傳後云衍佩五國相印爲約長而岐改云從長不知
衍亦主橫者儀衍不相善而術則同蘇秦以趙爲主而
外合五國以擯秦儀衍以魏爲主而外連五國以事秦
故衍佩五國印儀傳贊云儀振暴蘇秦之短以成其術
道衡橫同蘇秦之愚恐秦伐趙敗從約陰奉給儀入秦
得其柄使感其惠勿圖趙乃儀一說秦卽欲滅趙破從
二人始同師後成水火冰炭想春亦學橫家故稱儀衍
不及秦而岐云春爲從橫之術非漫話乎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而年表又以己巳爲康公元年則知魯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傳寫者誤

前一年耳若徐廣所注年表甲子與皇甫謐年表注皆

不合謚專務欺人疑廣是謚非也

鶴壽案劉歆三統林云春秋哀公卽位二

十七年子悼公曼立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
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二十一年子穆公行立
穆公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二十二年子康公毛
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康公九年子景公偃
立景公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二十年子緡公賈
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二十三年子頃
公繼立頃公十八年秦滅周又六年楚滅魯此劉歆所
據魯祿年數有部首冬至可推者也史記魯世家平公
誤作在位三十二年緡公誤作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六
國年表書魯哀公卒于周定王二年哀公在位二十七

年則當移上一年也書悼公元年于定王四年中間空
去兩年則當移在定王二年也以下書元公元年于考
王十三年則悼公在位止三十六年少一年矣書共公
元年于烈王元年則穆公在位止三十二年又少一年
矣書康公元年于顯王十七年則共公在位二十三年
多一年矣書平公元年于赧王元年則景公在位止二
十八年又少一年矣故知悼公當移上兩年係于定王
二年而于共公減去一年于悼公穆公平公各增入一
年乃與三統秭所載吻合且如此推之共公元年當在
丁未康公元年當在己巳景公元年當在戊寅平公元
年當在丁未蓋取共公之一年以補平公之一年也先
生以徐廣爲是皇甫謐爲非抑豈知此是而彼非哉

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列傳受業于思之門人索隱云王邵以人爲
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
于弟子也朱竹垞云親受業爲弟子受業于弟子爲門

人索隱之意與朱暗合其實門人弟子乃通稱史記所謂門人卽作弟子用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但不知門人爲何名耳孔子惟一子伯魚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四其時子思年若干雖不可知但孔子被圍陳蔡當魯哀公五年顏回實從回卒蓋卽在反魯後而論語夫子因其卒追憶及鯉也死是伯魚卒夫

子年五六十而夫子卒子思年必二三十矣

時子思爲喪主四方

來觀禮見檀弓

孟子卒于周赧王時上距夫子卒約百七十八

年如果親受業子思時年亦必二十餘彼時子思旣已抗顏爲師傅授弟子年亦當三四十去夫子卒未久然

則子思年必須至百二三十方能以其業親傳于孟子
孟子年亦須至百二三十方能親見于思而受其業孟
子列傳雖無卒年數而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甚明
故知司馬遷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孟子自言
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私淑云者不過私竊傳
聞其緒言餘論以自淑耳若果親受業于夫子之嫡孫
豈特私淑已哉趙岐孟子題辭謂當師孔子之孫子思
不足信孔叢子又云孟子師子思與論
牧民之道孔叢
子比家語更謬仲尼弟子列傳顏回二十九髮白蚤死
不言死年若干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云年三
十一早死其爲少孔子三十歲則二書同三十一索隱

引作三十二當從予所據家語蓋包山陸治叔平于明
嘉靖甲子年七十歲手鈔本是王肅注足本也彼注云
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按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
六十一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顏回
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爲椁子曰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或謂設詞愚謂家語王肅私定見尚
書正義漢藝文志載家語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則王
肅本斷不可信世家雖言伯魚年五十不言卒時夫子
年若干而肅于家語本姓解誤其文云十九娶于宋亓
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史記甚明也故肅于

七十二弟子解注謂伯魚卒夫子年七十然而顏回少
夫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一史記又甚明也然則回卒夫
子六十一論語顏淵死夫子追念鯉也死則伯魚卒在
顏淵前其時夫子年五十外即使子思尚幼而其後至
夫子卒必已三十許又三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約當
周定王一二十年之後假令孟子親受業以年弱冠計
之至赧王十餘年而卒年不且百五六十歲乎知其非
親受業也

鶴壽案孟子七篇文法一氣呵成自是孟子所手誤即使魯平公諡法爲後來所加但從

平公元年數至孔子之卒已一百六十三年則孟子斷非親受業于子思者至史記謂伯魚年五十此必三十之誤方與論語顏路請子之車章合若王肅以爲設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爲謬論

蟬術編卷五十四終

蛾術編卷五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閻若璩孟子攷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俱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攷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

侯王皆加證焉

鶴壽案司馬遷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應劭謂

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爲上卿周廣業謂始仕鄒爲士嬖之任游齊去齊歸鄒適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魯而卒此先齊後梁之說也衛嵩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司馬溫公從同此先梁後齊之說也蘇轍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後齊湣此兩至齊之說也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爲卿復至梁此兩至梁之說也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至宋至滕而歸老子鄒此兩至梁亦兩至齊之說也今案以孟子爲先游齊後至梁者以晉國天下莫強一章所言皆惠王改元以後事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喪地于秦七百里之後若在惠王末改元之前則未有其事也以孟子爲先至梁後游齊者燕人畔在報王三年諸家皆從移燕事于前以就齊宣王不知梁齊之年皆可移而燕畔之年實無可移若使燕人畔後而孟子去齊之梁則安得及見梁惠王也其實孟子前後兩至齊中間一至梁曹寅谷謂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此必四十歲以後之言充虞問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此必八百歲以前之言然則孟子前
次客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酉是時齊宣王元年
也孟子四十一歲也下至顯王四十五年九年之閒
去齊自武王克殷歲在己卯至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猶
未滿八百歲也乃之宋之薛以陳臻問饋知之去薛乃
由鄒之滕以世子過宋然友之鄒知之然合之亦不過
一二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封田嬰于薛而孟子
在滕矣明年爲慎觀王元年辛丑孟子至梁惠王稱之
以叟明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在梁者甫
二年不若前居齊之久也于是復自梁之齊爲齊卿又
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適當齊人伐燕時周
赧王元年丁未齊宣王十九年也至赧王三年己酉燕
人畔而孟子再去齊前後在齊者已七八年矣夫然而
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是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
也孟子前至宋當在君偃五六年閒及十一年偃自立
爲王至是稱王者蓋八年矣夫然而卒之魯觀臧倉言
後喪踰前喪是在葬母反齊之後又可知也年八十有
四前四十年居魯講學之時後二十年反魯著書之日
中閒傳食諸侯止二十三四年
耳閻氏麤舉大略未爲詳悉

又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竝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
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
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襄王十六年上繫于惠
王以爲其後改元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
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
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
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
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
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
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攷異余以孟子證之覺史記爲近

是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
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
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
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卽位之
詞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
入見豈孟子竟久淹于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
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
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皆非人
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
復久于梁邪余謂不特不久于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

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
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王
九年四月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
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
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且
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瑩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
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
巳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
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巳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巳
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後改元之年不一百有四

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鶴壽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王三十五年也六國表書

孟子來通鑑從之書孟子至魏慎觀王三年魏哀王十

六年也通鑑作襄王元年書孟子去魏適齊自顯王三

十三年至慎觀王三年凡十九年矣豈孟子在梁如是

之久邪顧亭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

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在惠王後元之末襄王立即適

齊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潘氏孟子游歷攻

曰惠王後元二年六國表云秦敗我于雕陰秦攻梁自

此年始以下五年六年七年十三年皆有攻梁事自十

四年至十六年惠王卒則無攻梁事北齊劉晝新論云

昔者秦攻梁惠王謂孟子云云如舊說孟子于惠王三

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立孟子去梁此

三年秦不攻梁若謂至梁在後元之末則後元十四五

六年亦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

非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二

年至十三年孟子實在梁與惠王問答也後元三年六

國表云齊與魏伐趙孟子列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
子稱太王去邠云云自惠王三十五年至後元十六年
梁攻趙惟此一事此亦可為孟子在梁之證史記惠王

無後元諸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牙腐處故不詳其年
耳後元五年魏世家云于秦河西之地後元七年魏世
家云盡入上郡于秦秦降魏蒲陽桓寬鹽鐵論載大夫
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地奪壤削亾河內河外然則獻
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爲孟子居梁時事也後元十二
年楚世家云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昔國天下莫強章問荅當在此年倘謂齊魏會徐州以
相王在後元一年孟子稱魏侯登爲王則至梁斷在改
元以後不知魏僭稱王在惠王十年戰國策謂魏王信
虧鞅之言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旂齊楚怒覆其
十萬之衆是也故斷以通鑑所書爲是今案據上諸條
則孟子在梁果有十九年但孟子自言深耕易耨修其
孝弟忠信可使制楚以撻堅甲利兵乃坐視梁之困于
秦楚而一籌莫展晏然旅食真淳于說所謂賢者無益
于國也不知劉晷桓寬所言皆屬傳聞孟子列傳所載
太王去邠乃是對滕文公語史公誤引司馬貞已言之
矣通鑑既從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見孟
子稱西喪地于秦七百里故從竹書紀年以襄王之年
爲惠王後元之年但襄王元年已去魏道齊其實孟子先
移齊宣王之年以合孟子去魏道齊其實孟子先至齊

于惠王後元之末至
梁亭林之說是也

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
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
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
然則不特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
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
己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即去梁是爲齊宣王八
年孟子游齊當卽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
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旣仕齊

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
此十二年內孟子于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齊

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竝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

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

鶴壽案此依劉歆三統秣

計之武王至厲王二百八十一年共和至慎靚王五百
二十八年加報王元年固八百有九矣但致爲臣而歸
章與伐燕章不相連況燕人畔又在報王三年則致爲
臣或在前次至齊時不必定在報王元年也又乾鑿度
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
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秣法當云二百
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餘二十
四年卽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再加五年爲二十九年
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秣云魯隱公元年
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文王受命在戊午惠公末年
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故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受
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也依鄭注加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止凡八百
二十七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則從三年燕人畔
文王受命止七百七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
論矣再據紀年增出齊桓公十二年移下齊宣王十二
年適當赧王三年燕人畔而孟子去齊也今閻氏既依
三統林則孟子去齊必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以前
也無
疑矣

又曰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
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
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
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
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
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丁未

丁未近日
翻刻誤作

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于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說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

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
宜休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命章子將五都兵以伐
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而舉
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鶴壽案齊宣王之
年尚有可移燕會之年
斷不可移司馬溫公移齊宣之年以就燕會但止移下
十年仍與燕事不合今閻氏欲移燕會之年以就齊宣
不更相
左乎

又曰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報王元年自齊歸鄒二
年卽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于去齊後固
是但卽在元二閒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于慎觀
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

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則應爲赧王初年事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攷異

以上數條有是有非閻氏大段總主史記以紕衆說史記之不合于孟子者則又以孟子爲主而紕史記史記列傳云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據此先游齊後游梁乃孟子一生出處絕大關目閻不從史記改爲先

梁後齊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不措一語者閻固自言之
矣史記與孟子不合惟伐燕事史記以爲齊湣王時孟
子以爲齊宣王時閻意未嘗不信史記但不如信孟子
爲尤甚孟子旣隻字不可動搖不但伐燕爲宣王非湣
王并其見梁惠王在七篇之首與齊宣王語在後遂執
泥定爲前後改作先游梁後游齊且改史記燕王噲五
年讓國子之當齊湣王八年至丁未噲子之死已酉燕
昭王立移此五年事爲齊宣王八年丙戌以後事其信
孟子篤矣孟子明言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子子噲伐燕是乘子噲子之之亂鑿有明文閻旣信史

記梁惠王襄王年數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
惠王卒襄王立而謂孟子卽以其年去梁是年爲齊宣
王之八年而欲移子噲亂昭王立五年事于齊宣王八
年以後此五年謂是孟子在齊之年然則孟子先游梁
後游齊已屬顯然無勞復辨所以不措一詞也第閻說
究不可通六國表齊宣王八年丙戌當燕文公二十七
年文公終于二十九年戊于此後至燕止凡有七君一
百十二年如閻說則將使在位之年無有一君不增損
乎自然只可就燕易王子噲父子年數內移撥無奈欲
移于噲昭王事于丙戌後而彼時乃燕文公之二十七

八九年則將損去文公之二十七八三年謂其終于二十六而以易王填補之因以易之元爲噲之元乎抑文公仍二十九年而但革除易王將易之年盡并入噲乎二者皆有所不可只得將易王元二年給還使在位十二年者改作二年于是將易之三四五六移作噲之元二三四將易之七八九移作噲之五六七以爲其讓國至身死之年時適齊宣王之十九年卽以是年卒似可合閻說顧燕大亂齊宣伐取之斷不可以宣之卒及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皆在此一年若依閻說一路數來只得如此硬派已經撞住直到齊宣卒年丁酉上面更無

寬展地步矣不但取燕與孟子去齊不似齊宣卒年事
且其明年戊戌燕空無君方可云燕人畔而齊宣卒已
三年矣如何說甚慙于孟子閻深詆通鑑以伐燕爲宣
十九年之謬乃就其說推之不覺躬蹈此謬則以其過
欲回護孟子不能全依史記故也且六國表于戊戌燕
格中書君爲王則燕稱王方自此始而何得以爲空無
君國見滅之年也鄙見梁惠王下篇齊人伐燕勝之下
當注云此及下章兩宣王皆與沈同問燕人畔一時事
皆當作齊湣王以蒙上諸宣王衍宣字孟子蓋于湣王
時再至齊如此則史記皆合

始至齊在宣初立乙酉以前有師命者時戰事頗多

非指伐燕再至齊當在丙午以後再去齊當在己酉地
闕民聚反手可王所極不忘者齊也 鶴壽案先生信
史記謂齊宣之年不可移乃欲改梁惠王下篇之宣王
為潛王而不知齊宣之年實有可移潘氏孟子游歷攷
云燕人畔章王曰我甚憖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
承亦為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為潛王畢
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
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潛王四十年止
索隱于桓公卒下注云案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
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八年而卒魏世家稱
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云案紀年齊桓公之十八
年而威王立然則桓公午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而史
記脫去十二年也其所以脫去者因六國表于桓公六
年書齊康公卒次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康公與威
王繼世而立其實康公為田氏所篡其年不相關屬若
于桓公午六年後增出十二年以足十八年之數繼之
以威王三十六年則宣王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九年依
史記移下十二年依通鑑移下二年燕會讓國在宣王
十五年非十七年矣齊人伐燕在宣王十七年非十九
年矣立太子平在宣王十九年非潛王十二年亦非潛

王二年矣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卒皆在是年而所增之年並非鑿空無據豈非一大快事且卽以史記攷之齊宣王實以服王三年卒可證六國表之誤據六國表齊宣王卒當燕易王九年齊湣王元年當燕易王十年而燕世家云燕易王十年蘇秦使齊爲反閉蘇秦傳云秦佯爲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則燕易王十年齊宣王尚在何嘗卒于九年乎張儀傳云楚懷王失漢中事在赧王三年恨張儀欲得而殺之張儀至楚回郢袖爲言既出未出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以敗從約燕世家云蘇秦已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由是觀之赧王三年之齊王同宣王非湣王也表乃于顯王四十六年書齊湣王元年不亦謬乎此無他因表中脫去齊桓公十二年世家仍之遂多所抵牾若增桓公至十八年則合者多矣先生徒以燕年不可移動空言累牘今特節之

閻所據者惟燕世家噲與齊宣同時一條戰國策儲子章子一條攷燕世家蘇秦爲燕王使齊爲反聞欲以亂

齊易王立十二年卒于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
六國表齊宣王卒于丁酉明年戊戌爲湣王元年燕易
王卒于庚子明年辛丑爲燕噲元年燕世家此下又云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婦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
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據此則殺秦用代皆齊宣事
而以殺秦系噲立故閭據爲噲與宣同時之證覽表世
家自相違見其不足盡信以作移噲年于齊宣時張本
不知史記敘事文執回旋未可以辭害志世家于此下
又敘燕噲四年以後事齊使代至燕代對燕噲齊王不
信其臣故不能霸以激噲信任子之此齊王是湣王不

待言而其時去齊宣卒已八九年噲垂欲讓國矣世家
寫秦代兄弟傾危交亂燕齊而其事適當易噲宣潛四
王傳授之際殺秦者宣時噲未立也然秦死而代復因
齊以亂燕則在噲潛故如此提敘以結秦死代復用用
代者亦宣時噲亦未立也然因宣之用代而代得因齊
使以惑噲故復如此帶敘以標噲宣皆昏庸何得據此
遂謂噲宣同時此外取證則駢國策子之行王事噲老
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儲
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命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此則誠與

孟子合矣要之孟子講明義理之書非爲紀載事迹而

設或出弟子潤色未可盡泥戰國策專記權謀詞多浮

誕亦非年經月緯不足爲據荀子王霸篇云齊閔用疆

音通用風俗通義窮通篇云齊威宣王時聚天下賢士

于稷下鄒衍田駢淳子髡之屬號列大夫時孫卿年十

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

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馬或人或譏孫卿乃適楚据此

則荀子當齊宣時實與孟子同在齊直至襄王方去滯

王因噲亂伐燕荀子目睹其事而筆之于書國策不如

荀子可信鶴壽案齊宣王實係卒于周赧王三年燕

人畔之後孟子所稱宣王斷無容改爲赧王先生不得

其解又見戰國策所載蘇秦等事的在齊宣燕噲時不

得已乃斥戰國策爲浮誕并斥孟子非紀載事迹之書

且謂弟子潤色耳

三代以來編排甲子表年紀事明白整齊史記所獨舍
此更無可從世本已亡紀年乃東晉皇甫謐等假託于
據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及國語伶州鳩之言推得武
王克商歲在辛未劉道原通鑑外紀邵堯夫皇極經世
金仁山通鑑前編陳子經通鑑續編薛方山甲子會紀
萬季野紀元彙攷此俗人虛造不可信今計武王辛未
克商至顯王乙酉孟子初次去齊七百九十餘年故曰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如閻說由辛未計之已八百
餘年國策儲子孟子勸伐燕之言燕世家皆載但儲子
作諸將仆作赴而齊宣王則直書齊湣王孟子但書謂

齊王因蒙上濬王故也然則史記固謂孟子于濬王時
再至齊黃震日鈔云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與史記不
合案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卒易
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
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齊濬王又伐燕燕王噲以
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
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
蔣監簿曉之說愚謂黃采蔣說妄甚謬甚燕易王初立
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旋復歸燕城事見
燕世家梁惠王下篇王問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

旬而舉之明係全取一國孟子言民悅則取古人武王
行之明係以武王滅商爲例言倍地明係萬乘之國又
并吞一萬乘之國勸王謀于燕衆置君而去明係其時
燕大亂噲子之皆死國無君齊據爲已有何得以取十
城旋復歸當之應如予說于伐燕勝之下注此與下章

皆衍宣字爲得

爲壽案史記諸年表皆不記于支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

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
和元年其上格曰庚申亦徐廣注也史公以太陰紀年
命太初元年爲闕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元年正值
庚申而徐廣注之先生謂史記編排甲子非矣至陳樞
通鑑續編卷首述盤古至高辛氏卷二述契丹在唐及
五代時事其餘二十二卷皆述宋事竝不及周朝事何
亦牽引

及之邪

劉向新序云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是爲昭王據此似噲卽易王名非二人于是好爲新說者謂易王亦如梁惠再改元史記誤以後元爲燕噲之元若然則是竝無子之其人亦無讓國事乎抑讓國子之卽易王事乎劉向著述浮誕不足信卽使可信仍無害于伐燕爲潛王非宣王潛作閔正與荀子合載其寶器歸者戰國策樂毅報燕昭王子惠王書自陳其爲昭王復讎破齊盡收財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于寧臺薊止之植植于汶篁此卽潛王所取燕寶器後

爲樂殺復收者也孟子勸齊反燕重器亦卽此然新序云齊閔王亦足證伐燕取之斷非宣王也梁惠王欲比死者一洒之孟子荅行仁政可捷秦楚之堅甲利兵而不言齊可證孟子先游齊後游梁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在齊君臣皆呼夫子又自言齒德皆尊又自稱爲長者若五十外人難出此言公孫丑問夫子加齊卿相動心否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其時必已六七十孟子初

至齊不可知爲何年今定從史記先齊後梁趙岐注多誤然齊桓

皆文章注亦云先仕齊後適梁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敘孟子所至國甚亂然亦先齊後梁予所据元大德十一

年丁未無錫州守則齊宣王元年己卯當梁惠王二十

劉世常平父刻本

九年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時齊宣王之七年則

仕齊宣確在乙酉以前乙酉至梁當惠王三十五年惠
卽位年三十至此六十五老矣猶屢呼孟子曰叟可見
其年之高明年丙戌惠薨襄立卽去此後閻氏云先至
宋次至魯次至滕終歸鄒愚謂每去一國卽歸鄒乃復
至他國去梁歸鄒居甚久次至宋當再至齊至魯當在
至滕後大約孟子去齊去梁遇益困正列傳所云所如
不合意已不欲復出宋偃稱王假行王政姑就之故對
戴不勝稱宋王蓋戴盈之亦當在此時戴固宋公族而

什一去關市之征卽萬章所謂宋將行王政

觀萬章所言似已先

爲偃所招致孟子因萬章至宋

其時齊楚已惡而伐之後果爲齊魏楚

共伐滅之則當齊湣王之三十八年孟子不但去宋已

久蓋不及見矣孟子在宋盤桓亦頗久餽金七十鎰在

此時滕世子過而來見亦在此時石邱邵武士人疏云

宋國地閭氏云宋恠宋人將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

于石邱則亦在此時想王偃亦必禮幣招賢孟子必無

不待延請自至其國之理旣至宋王偃亦必無但餽金

而不就見之理乃但與其臣語而于王偃不交一言者

非無言也不足紀述故略之也

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孟某守舊術不知世務

故因于梁宋于所据明宏治十四年江陰知縣涂
楨專刻本桓寬連言梁宋可證至宋在至梁後
閱言

至宋之後則至魯且言魯平公之年表與世家差互故
從通鑑攷表魯平公元年在楚懷王十五年丁未當齊
湣王十年是年燕噲子之死齊取燕明年燕無君又明
年己酉燕人畔立昭王彼六國表與魯世家平公父景
公皆在位二十九年未嘗差互則平公亦無差互其差
互者表景公元戊寅終丙午而皇甫謐于世家則云元
丙子終甲辰表平公元丁未而謐云元乙巳世家本無
甲子而謐鑿空言之且故與表違每君皆移前二年謐
之妄如此然則差互非子長乃謐也今既定從史記伐

燕係湣王宣王時燕國晏然無事何嘗大亂被滅孟子
的係先至齊後至梁仕齊宣是乙酉以前去齊適梁在
乙酉一年中丙戌去梁歸鄒與鄒穆問答及曹交來欲
假館受業皆此時但幼而學者曾未行其尺寸不能自
已姑就宋久之知其不足與言去而再至齊當湣王伐
燕時不能卽去畱久之再去齊乃至滕文公質甚美志
甚高奈國小執弱逼于齊楚復去滕其間又嘗至薛此
蓋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矣終乃因樂正子而至魯當
平公之五六年臧倉讒入旋去魯歸鄒終老焉由此推
之孟子去梁約年七十至其歸鄒終老則已九十餘蓋

周赧王之五六年也

鶴壽案孟子生卒年月無書可據張題孟母墓碑記稱鄒公墳廟碑

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攷

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爲貞定王

二十五年丁酉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推

至貞定王丁酉已一百有九年且定王在位二十一年

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氏

孟子游歷攷引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

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但徧檢今本索隱

竝無其文豈所引更有別本邪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

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

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有四焉青日札都穆

聽雨紀譚竝同然定王無三十七年瞿九思從卒年推

之定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今案

六國表魯平公卒于赧王十九年孟子七篇是其親筆

而有魯平公蓋則孟子之卒在赧王二十六年似乎可

信今姑從之再據紀年增田齊桓公之年而移齊宣王

元年于周顯王三十九年又從通鑑以史記梁襄王之

年爲惠王後元之年蓋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再至齊孟

子生于烈王四年至顯王三十九年齊宣王元年至齊

則四十三歲也公孫丑問加齊卿相當在此時故曰我
四十不動心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七年去齊從此時
數至武王伐紂之年己卯凡七百九十九年明年爲梁
惠王後元十二年至梁時梁爲楚將昭陽所敗故有晉
國天下莫強之問慎親王三年梁襄王元年去梁適齊
赧王元年齊宣王十七年伐燕赧王三年齊宣王十九
年致爲臣而歸此孟子游歷之大略也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

孟子一書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以仁義救言利此
全書大旨故特冠于首閻氏因此遂謂孟子首先游梁
不知司馬子長于列傳前特將首章標出唱嘆一番然
後入敘事子長非不知道者惟其識破此意知以見梁
惠王冠首爲此段問答實當弁冕七篇並非以先游梁

故況漢武帝時去孟子甚近于長會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孟子遺事聞之必稔故作列傳明著其游蹤先後如先游梁後游齊偏拗轉說先齊後梁于長豈昏妄至此與梁惠問答五章敘畢卽順便及襄王然後追記從前見齊宣語且齊梁國執大不同孟子至齊宣王初年國方全盛意在南面稱王聊借霸事發問此亦第一次見王語

此章予別有論王名辟疆早蓄此意

其至梁正當連敗挫衄遷

徙避難衰削已甚惠王老耄曰莫塗窮欲求一急著稍雪寃痛一聞仁義真爲不入耳之言故于長于齊但云不能用于梁則云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曲盡兩邊

形執然則梁惠王上篇不以先後爲次也下篇居齊凡十章八章宣王時二章潛王時居鄒居滕居魯凡四章居魯乃最後事而此下公孫丑上篇丑兩問及下篇孟子將朝王皆追記齊宣時亦無次沈同問燕人畔皆潛王時而致爲臣而歸追記宣王時亦無次滕文公上篇在宋在鄒在滕皆有之而下篇周霄自稱晉國又追記在魏時亦無次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不與右師言皆最前事編在離婁不待言而離婁下篇復有語齊宣視臣手足語萬章下篇復有齊宣問卿語盡心上篇復有齊宣短喪事計其閒以最後事隔斷者甚多綜計全書

首章外末章歷述道統故立意欲以此結束告子盡心
多言心性故類記此外皆隨便位置不分次敘未可依
以定其先後

蛾術編卷五十五終